



# 永存的微笑

穆 静 顾 工 梅门造



# 永存的微笑

穆静 顾工 梅门造



# 解放军文艺社

000.335字。1981年5月1日至1981年5月31日  
图书馆 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“模范军医”吕士才同志一生事迹的作品。

它生动地再现了吕士才同志生前在工作、战斗、爱情、家庭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感人画面，展示了了他的崇高的理想、品格和情操。

作品语言简洁、文笔抒情。

封面设计：谭涤夫

## 永存的微笑

穆静 顾工 梅门造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（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）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4 1/4·字数88,000

1981年11月第1版·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137·41 定价0.43元

## 目 次

一 河边的少年.....	2
二 荷花的性格.....	10
三 他选择了这一条路.....	17
四 在灯红酒绿前面.....	25
五 台风就要来了！.....	33
六 爱情交响曲.....	43
七 波折.....	52
八 六盘山上.....	59
九 八年的深情.....	71
十 呵，新的交响诗.....	80
十一 中秋月儿圆.....	88
十二 祖国呵，为了你的心跳.....	98
十三 在火光的辉映下.....	104
十四 榆树林中的帐篷.....	109
十五 一直是阴雨绵绵.....	116
十六 波流中擦起几个水泡.....	121
十七 凯歌在飞旋.....	126

十八	癌细胞扩散之后.....	132
十九	他仍在我们的行列中.....	138
	后记.....	146

3	三	三
01	输出由苏青	二
71	父亲一死，母亲也倒	三
83	面前泰晤士河	四
88	希望丁来夏的反台	五
89	曲中交响乐	六
90	港城	七
96	土山盖六	八
17	精英评单人	九
08	香港交响乐	十
88	国人良知中	十一
80	家乡地带不长，带回家	十二
101	不知哪块火石	十三
100	莫非晚中林妹妹	十四
98	警察雨打是直一	十五
101	出太白风残月中燕歌	十六
138	关广玉龙城	十七

## 革命年代

吕士才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。然而我们却深切地感受到，他还和我们在一起，微笑着，微笑着……

有人说过，每个人的经历，都是一部没印刷装订成册的书。

让我们打开吕士才同志的书页，追忆他那难忘的微笑吧！

吕士才同志的一生，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。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。他从小就帮家里干农活，每天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，直到太阳落山，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尽管生活艰辛，但他从不抱怨，反而更加努力地学习。他勤奋好学，成绩优异，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吕士才热血沸腾，报名参军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。在部队里，他刻苦训练，积极参加各种军事演习，表现突出，多次立功受奖。1952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吕士才主动请缨，要求上前线作战。经过严格的选拔，他被选入了志愿军炮兵师的一支突击队，担任班长。在战场上，吕士才英勇善战，屡立战功，被誉为“爆破英雄”。1953年7月，停战协定签订后，吕士才所在的部队奉命回国。在归途中，他不幸感染了霍乱，导致昏迷不醒。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。噩耗传来，举国哀悼。1954年1月，吕士才的遗体被运回国内，安葬在了家乡的土地上。吕士才虽然离开了人世，但他那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。

## 一 河边的少年

绍兴，是镶嵌在浙东大地上的璀璨的明珠，是瑰丽的宝石。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小城，几乎每一座山，每一条河，河上的每一架小桥，都有一段动人的神话传说或英雄故事。生在绍兴城外皋埠镇的吕士才，还在呀呀学语的时候，他的姑婆和妈妈就开始讲这些故事了。

“宝宝，快长大，长大了，当大禹那样的好人。呵呵，小宝宝，他三过家门不进家，宝宝长大要学他。”盛夏时节，烈日当空，在婆娑起舞的柳枝下，姑婆半闭着眼睛，小脚轻踏摇篮，手中摇着宽大的蒲扇，驱赶着小虫，给他带来了凉丝丝的风，也把大禹的为人注入到他幼小的心里。

姑婆是个苦命人。她十九岁守寡，为了做节妇烈女，誓不再嫁，拿着个小蓝布包袱，回到弟弟——吕士才父亲家中，从此烧香拜佛，潜心度日。她性情孤僻，少言寡语，辈数又高，自然而然成了家中的主宰，大小事都由她做主。她年纪大了之后，性情比较暴躁，待人严厉。她自己是个女人，可她却瞧不起女人，尤其对吕士才两个姐姐月秋、月琴，动

辄打骂：“两个吃货，长大了也是赔钱货！”吕士才的妈妈听到这种叫骂，常常象做错了事似的，低头不语，暗自垂泪。在旧社会里，女人不生男孩，使夫家断了“香烟”，那是有罪的呵！到吕士才出生的时候，姑婆已经五十多岁了，高兴的心情，不难想见。那时，家境初露困窘，但她还是坚持办了百日酒席。而且，抚养这个吕家的独根苗苗，成了她唯一的心事和乐趣。鲁氏，业承奉公，事忠，虔诚入长亲父的出  
出，她看够了人间的尔虞我诈，饱尝世上炎凉，所以崇信观音世音菩萨，盼望它为吕家淋甘露，降吉祥，保平安，生财进宝。她曾经到会稽山下的大禹庙降香，拜谒过大禹陵，对大禹为民造福的事迹，感佩涕零。她希望吕士才长大了，做大禹那样的好人。同时，在吕士才降生那天夜间，她梦见大禹来到小镇上，觉得更是一个好兆头。

然而，吕士才的母亲却有自己的想法。她是个软弱的女人，平日里除了侍候姑婆和丈夫，就是洗洗涮涮，忙这忙那，从来不敢偷闲。尤其是一连生了两个女儿，更是小心翼翼，唯恐招惹了姑婆和丈夫。生了儿子之后，觉得在家庭中的地位，无形中高了几分，自己终身也有了依靠。等儿子长大了，可不能叫他远走高飞，一定要守在身边。什么“三过家门不进家”，不，不，要是儿子八年在外，过家门都不进来看看妈妈，那，唉……她想到这里，就会蹲在灶边偷偷地抹泪。人寒夜，孤灯照壁，一念要归。夜深也眼未  
小主“小宝宝，快睡吧。王羲之养白鹅，叫一声，哥儿——嘎。”妈妈轻声地唱着催眠曲。王羲之当年在绍兴当过右军

之职，那著名的《兰亭集序》就写于郊外兰渚山下的兰亭。直到现在，有关他的传说仍然妇孺皆知，兰亭成了游览胜地。在绍兴城里，还有他的故宅戒珠寺。吕士才的妈妈希望他象王羲之一样，做个有学问的人。

小士才在姑婆和妈妈讲故事中会坐了，象小鸟亮翅一样张开两臂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，开始会跑了。

他的父亲为人老实，忠厚，继承祖业，开着一片油烛店，经营自制的蜡烛、银箔、草纸一类货物，他不会高利盘剥，也不忍心欺老惑幼，所以生意越来越清淡，只能勉强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。他也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可是，教他的，不是一分钱巧取三分利，如何以次充好，欺骗乡下人，而是嘱咐他“老老实实做人，老老实实做生意，老老实实持家”。

这三个“老老实实”，是他的待人处世之道，他要求儿子也这么做。

每年的春节、清明、孟兰节（鬼节）、中秋节，是生意最忙的时候。每到这时，全家人除了小士才之外，都一齐动手，做蜡烛，折银箔，忙得团团转，常常半夜都不歇息。月秋、月琴困了，姑婆就威严地咕噜一句，“小心瞌睡虫钻进肚里去！”她们便立刻浑身一抖，揉一下睡意惺忪的眼睛，两只手忙不迭地干起来。只有小士才最逍遥，清闲。他除了刮下滴在灶边的蜡油捏小船、小人、小狗什么的，再就是蹲在后门的水塘边钓虾。他要多钓一些活蹦乱跳的虾，慰劳家人们。

这片水塘是他玩耍的小天地。它象一块碧玉，嵌在小村中间。许多人家——包括他的家，都依塘造屋，后门就在

塘边，沿石阶走下，提水、洗衣、灌米，十分便利。塘里没有鱼，却是虾的世界。它们在静静的塘里嬉戏，用长长的大钳子打闹，觅食，好玩极了。吕士才时常偷偷蹲在这儿，窥视水族世界的乐趣，有时候自己也禁不住给逗笑了。尤其是仲夏之夜，半个月亮浸在水里，象一颗熠熠生辉的夜明珠，让人觉得好象水中有一个神秘的宫殿，兴许长着鱼尾的美人鱼正用惊异的眼睛望着他哩！他遐想着，观赏着，简直变成了呆子。直到谁家出来提水，受惊吓的蛤蟆“噗通”一声跃入水中，引起无数涟漪，月亮碎成千百块零金碎银，他才从奇幻中醒来，微微一笑，把直直的小钩抛入水中。

半透明的小虾，真是一群贪吃的傻子。它们咬住钩，是那样地紧，被提出水面也不松嘴。一炷香还没燃完，哈，整整钓了一大碗。它们不甘心失败，在水桶里蹦呵，跳呵，可是白费力气。

当香喷喷红鲜鲜的炒虾端上饭桌的时候，姑婆嘉许地拍拍他的头，露出了少有的笑容。爸爸喝三两盅家制的绍兴老酒解解乏。月琴有点不服气。本来么，瞧瞧自己这双手，细皮嫩肉的，叫蜡油烫了好几块，货架上红红的蜡烛，有多少是她的精心杰作呵。一碗虾算什么，哼，我钓的话，一定比你多。

于是姐弟俩吃过午饭开始比赛了。

两个钩同时抛进水里，荡起了两个小圈圈，逗引得小蜻蜓在那儿低低地飞了好几个来回。不一会儿，怪事发生了。月琴那边才钓上两只，小士才至少钓了五、六只了。他做了

个鬼脸，故意怄姐姐。

“我不干！”月琴嘟起了小嘴，“哼，你那地方虾多。”

“那咱们换换。”他得意地说。

可是换了地方，他还是钓得又快又多。

月琴折服了，跑过来问：“你是怎么钓的呢？呵？”

“不告诉你。”他狡黠地眨眨眼睛。

“好弟弟，告诉我。”她恳求着，轻轻摇他的肩头。

“偏不！”他把脸一扬，鼻子朝了天。

“你不说，哼，我——”她故做坚强，可是两大滴泪水从长长的睫毛下挤了出来。

小士才发现玩笑开过头了，连忙道歉说：“好姐姐，我跟你开玩笑，你别哭，呵，我告诉你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听！”她一拧，背过了身子。

“姐姐，好姐姐！”

月琴还是不原谅他。

他突然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大声叫着：“哎呀，姐姐，你身上有个毛毛虫，呀，这么长，这么肥，爬得真快。”他比划着，装出害怕的样子，躲到门口去了。

“是吗？快，快！好弟弟，帮我拿下来！”她惊慌地叫着，两只手护着胸口，在石阶上发抖。

“偏不，我不！”

“好弟弟，快，快！”她的声音变成哭腔了。

“那你听我告诉你钓虾吗？”

“听！听！”

“还生气吗？”

“不，不了，你快呀！”

“好！”他偷偷一笑，“我告诉你，你身上没有毛毛虫！”

“呵？原来，好，你骗我！”她由惊慌变为生气，又一脸嗔怒。

“嘻嘻嘻！”他胜利地跑了。

姐弟俩从外面追到屋里，又从楼下追到楼上，木板地咚咚响，夹杂着欢乐的笑声。

睡午觉的姑婆被吵醒了。她陡地坐起来，想发脾气，看见是小土才在淘气，便容忍地面朝里，又躺下了。

月琴吓得伸了伸舌头。

两个人凭窗而立，欣赏街景。他们家的前门和铺面，正临大街，街的另一侧，就是细浪滚滚的运河。这条街，是皋埠镇最繁华的街道，逢赶圩的日子，街上小摊多得一个挨一个，河边船上出售鲜鱼、活虾、白藕、菱角。河里，来往的帆船、乌篷船，穿梭一样。从这里到绍兴城，才十多里水路。那儿，有多少吸引他的名胜古迹呵。

吕土才九岁那年，爸爸第一次带他进了城。他穿上半新的长衫，戴上绍兴特有的小毡帽，喜滋滋地上了乌篷船。

水乡的风光多么秀美！碧绿的稻田，给大地铺上了一块绿茵茵的地毯。纵横交错的小河、水塘，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亮光。兜满熏风的白帆，犹如天鹅展开翅膀，吻着大地翱翔。近山，苍翠蔚郁；远岭，象国画大师在蓝天边着笔，留下淡淡的一抹。城中塔山上的白塔，若隐若现，好象故意跟

他捉迷藏。

船过东湖，从箬篷山边驶过的时候，爸爸告诉他，当年秦始皇东巡的时候，曾经在这里停车喂马，稍事休息。山上青石坚硬美观，从古代起，人们就凿石筑城、造房、架桥。他们从山顶上一直挖下去几十米深，后来注入水，形成特有的山洞与深潭。这就是被称为“天然盆景”的东湖奇观。

这天，他们浏览了越王台和大禹坟，也在城中女革命家秋瑾牺牲的地方，站了许久。

当夜色茫茫，薄薄的白雾象轻纱一样冉冉上升，一勾新月从东方升起的时候，他们向回走了。船头几乎无声地划开水面向前，摇橹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。

他倚在父亲身边，嚼着香甜的荷叶包饭，望着父亲瘦削的脸，脑子里还回旋着大禹、勾践、王羲之、秋瑾……

“孩子，我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做人，老老实实做生意，老老实实持家，懂吗？”爸爸慈爱地对他说。

他点点头：“嗯，老老实实的。”

多少美丽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滋长着。这是少年时代的吕士才最欢乐的一天。

然而，老老实实的老百姓，不仅要受着地主和反动派的盘剥、压迫，也开始经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了。一九三七年“八·一三”日本侵略者侵占上海。上海、杭州逃难的人群，涌进了绍兴，连皋埠镇上也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。不久，吕士才的父亲，患肺结核病逝了。接着，油烛店倒闭，第二个小妹妹也夭亡了。

一九三八年的一天，日本鬼子到了绍兴。于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上，加了一个写着“和平反共建国”的黄布条，“党国政府”就摇身一变成了汉奸政权，“国军”也成了汉奸部队——和平军。

投醪河里，在越王勾践伐吴时，越国老百姓，为了鼓舞士气，箪食壶浆，争相慰劳。于是，勾践将香甜的米酒倒入河水，命士兵临流而饮。现在，却漂浮着无辜毙命者的尸体。越王台前，人们千百年颂扬着“与百姓同其劳”的越王，现在，却游荡着寡廉鲜耻的民族败类。

物价飞涨，粮食奇缺。连人们不爱吃的“六谷粉”（即玉米面）也变成了饭桌上“丰盛”的食物。  
河边的少年陷入了苦恼：怎样老老实实做人呢？

常男国漫干。兴举丁降于恩本日，天一苗半八三式一  
，杀赤黄白“国基共义平脉”青白一个一丁脉，土斯日白天青脉  
，预好丁效出“平园”，对遂有更下知变一良脉“徐源国堂”  
。平脉——烟瑞

鍼楚丁长，封百国脉，烟瑞出，里烟瑞进  
人烟 酥米饼指者沐脉口，量干。茂绿叶青，浆壹食草，户士  
，木口的杏命翠翠天脉脉断脉，本班。对而治御兵士命，水脉  
，王脉西“鼓其同鼓百口”普脉融革百千口人，前合王脉

生活摆布着少年人，折磨着他幼小的心灵。

吕士才十六岁那年，为了自己谋生，赡养母亲、姑婆和  
姐姐妹妹，第二次来到上海学徒。

“百灵”药房老板的妈妈和姑婆是好朋友，所以他来之后，受到了一点照顾，处境比第一次在纸烟店学徒强多了。在那儿，他是地地道道的“三壶先生”，侍候老板要早晨递茶壶，中午送酒壶，晚上端尿壶。十四岁的少年，个儿稍高，骨架较为宽大，但没有多少力气。老板哪管这些，支使他干这个，弄那个，稍不中意，就骂“呆鸟”、“吃白饭的料”。自己是老老实实做人呵，招来的为什么偏偏是白眼呢？他真受不了。

在百灵药房，却是另一种样子。女老板阮达人，曾经跟随丈夫到过日本，思想比较开明。丈夫死后，由她经营药店。她称呼学徒为“学生”，和“学生”、佣人同坐一桌，吃一样的饭菜。平时，也向“学生”讲授一些药物知识。她喜欢吕士才，认为他老实，勤恳，而且好学，所以支持他看书，也

常常拿几本有关医药上的小册子给他看。吕士才够心满意足了。在纸烟店时，他在灯下读书，常受到限制，有时候老板娘在楼下恶声恶气地喊：“怎么啦？点灯不要钱啦？啊？”他听了，只好委屈地关上电灯。在这儿，他可以一直读到半夜。

药房离外滩不远，距南京路也很近。站在楼顶上，可以听到大世界游乐场的戏曲锣鼓和跑马厅的口哨、叫好声。刚来时，他不懂门前广告上“五淋白浊，一针断根”、“专治梅毒、淋病”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明白“六〇六”、“九一四”这些古怪名字的药水有什么用处。他还看到，周围一些门口，常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。

“他们干什么？”他问阮达人。  
“妓院。”她淡淡地回答。  
他觉得浑身象被泡在冰水里，又一次失望了。实指望好好学点诊病用药的本事，原来药店却和这些脏事打交道。“百灵”，“百灵”，自己多少次以为指的是歌喉宛转动听的百灵鸟，实际上却是治花柳病百灵百验的意思。

好端端的药房，为什么开在这个地方？他有好几天不自在，想离开这儿。

阮达人觉察到了他的变化。有一天，店铺夜晚打烊之后，特地把他叫到楼上，问他有什么心事。

“没，没有。”他想掩饰。  
“我猜得出，”阮达人说，“你别以为在这儿卖药丢人，低人一等。我们是卖药治病，赚钱过日子。”

吕士才不由得望了望那些“九一四”。  
“我们漂洋过海地到日本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在这地方开个小药房？不是。谁不想为国家为百姓办点事！可是，我们回来了有谁管？只好这么着弄碗饭吃。”  
吕士才还是不吱声。

“我看你忠厚，诚实，想教你一点本事，可你要是看低了我的店，看低了我的人格，那你就走吧，我不强留。”她有点激动，用手帕揩揩眼睛，“我也有儿有女，我们家是污泥里的荷花，你想想吧。”  
“荷花？”他心里一惊。

吕士才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眨着眼睛的星星，心里翻腾起来。他失眠了，想啊想，想得很多，很远……

——他想到，日本鬼子侵入绍兴不久，他就失学了。每天和姐姐以及妹妹月明挖野菜，在码头上拾散落在地上的粮食和豆瓣。姑婆整天唉声叹气，白头发越来越多。她抱出去衣物当几个钱，借以维持半饥半饱的日子。由于没有钱去赎，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别人的财产。  
——他想到，第一次离开家，到上海去学徒。

俗语说：“儿行千里母担忧。”他永远忘不了，临行前的晚上，妈妈在油灯下给他补衣裳，一边穿针引线，一边流泪。

“孩子，别怪妈狠心，家里有一点活路，也不会叫你出去受罪呵。”她抽噎着说。

吕士才强压着悲哀，哽噎着点点头。他不敢说话，只要一张嘴，他就会哭出声来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他发现妈妈的